

請掀開經本第六十一頁，倒數第四行。

【是故當知。見與色空俱無處所。即色與見二處虛妄。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】

這幾句是總結眼色處無自性。所謂無處所者，就是指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沒有一定的住處，這是說它『無處所』。『二處虛妄』，實際上就是指它的體性也沒有，根塵識是相對而生的。這一段的意思是比較深一點，它是說明宇宙人生的真實相。眾生因為不能夠如實了知一切事理的實相，這就叫做起惑，佛法裡面講迷惑。因為迷，所以才有妄動，這才有造作，造作如果與理性相違背，在佛法的名詞就叫做業障，業是事業，也就是造作，所謂障是障礙了見性。佛法終極的目標就是見性，性是什麼？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實相。禪宗叫明心見性，《般若經》裡面常說諸法實相，《華嚴》裡面講一真法界，其實是同樣的境界，是一樣的意思，這是佛法修學終極求證的目標。佛在楞嚴會上這一大段經文，這是有相當之長，四科七大一共是五個段落。五個段落，前面我們曾經講過五陰六入，此地這是第三個段落講到十二處，後面還有兩段就是十八界與七大。五個層次的說法，諸位要曉得它是說一樁事情，一樁事情為什麼要五次的來說？我們世間講是一而三、三而四，佛在此地是四而五，其目的是叫我們開悟。如果要是不悟，不要說是說五次，說五百次、五千次都不多！悟了以後就不必再說，如果再說那就叫累贅，所以終極的目標是叫我們開悟。

佛法的修學在期限上來講沒有長短，不是像我們世間修學它有期限，小學有六年、中學有六年、大學有四年，給你定上期限。佛

法沒有期限，而是叫你開悟就是圓滿，如果沒悟，就是永久在學習的過程當中，開悟這就畢業了。有人很短的時間就開悟，有些人真正是三大阿僧祇劫還開不了悟，所以你要問學佛究竟要用多少時間，這沒有一定的。我們讀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大師他大概不到兩個鐘點就開悟了，這是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所見到的最快的一位；其餘的我們看到是一年、二年、三年開悟的有，有幾個；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開悟的，這個人數就相當之多，在《禪宗語錄》、《高僧傳》裡面總有幾千人。一生不能開悟的，這個數量太多了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原因實在說沒有找到門道。好像入門，他沒找到門，所以他沒有法子入門；如果你要是找到門，那就有入門的希望。

實際上門在什麼地方？門太多了，佛法裡面講無量法門，此地所說的四科七大一共就是二十五門。這二十五門是講的綱領，所以佛說這二十五門，第一門入不進去還有第二門，二門入不進去還有第三門，二十五門都入不進去，從頭再來，一遍一遍的薰修。諸位要是明白這個意思，你就曉得佛所說的一切法門並沒有重複也不雷同，但是它確是一個目標、一個方向。中下程度的人，在佛法裡面講根性，中下根性的人，往往我們要有相當長的時間來薰習、來陶練，而後才能夠找到門道、門徑、道路。學佛如果不懂這點意思，你讀佛經免不了就枯燥無味，尤其佛經比世間書籍難懂的地方就是它是意在言外，我們要從文字裡面去求它的意思就很難了。《楞嚴》稍微還好一點，為什麼？直接講理。諸位如果讀《華嚴》、讀《法華》，佛在裡面講許多的比喻，那真是字字句句都含著有很殊勝、微妙的意思，可是你要從文字以外去體會，字裡行間是很不容易體會到的，真正是弦外有音，奇特。

將來有因緣，也許今年下半年，我們星期三的時間可以能夠抽得出來，如果有這個時間的話我們來講《法華經》。這幾天講《法

華經》大意，我看也有三、四十個人來聽，聽了也很有趣味，這是講大意，經文更有趣味，但是講經文要相當長的時間。諸位從這節經文裡面，這節是眼色處的總結，前面已經說明了，所以佛在此地做一個結論，告訴我們眼根與色塵的處所也是虛妄的，「二處虛妄」。為什麼？色性之體不可得，眼根之體也不可得，可見得它是無自性的，無自性就是沒有自體。有沒有這些事？有，這些事叫因緣生法。諸位要曉得，凡是因緣所生法它就沒有自體；換句話說，沒有自體就是虛妄的，不是實在的。所以我們了解這個真相，了解真相這就能夠得正知見，就是對於眼色處你有個正確的看法，不至於看錯了，我們佛法裡面常講的正知正見，這是非常難得的。知見不正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所謂邪知邪見，是一種錯誤的知見。

諸位要曉得，佛法的修學，大家都知道有大小乘。小乘法就是偏重在事相上的修學，在事上的修學；大乘佛法重在知見，這是不相同的。小乘的目標是以定為主，雖然修慧，還是以定為主，小乘到阿羅漢果是最高地位，他所成就的是九次第定。大乘人修行是以開智慧為主，所以大乘講一切種智，它是以智為主，不是以定為主，縱然修定還是在慧，這是大小乘不相同的地方。唯有大乘人才能夠入佛知見，這是佛法裡面的究竟法，也就是像佛在《法華經》裡面講的，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，這個意思在此地。這些可以說是在佛法裡頭很重要的修學原則，這個地方也不例外，告訴我們這個兩處是相對而生的。由於一切眾生不曉得事實的真相，把我們眼根也執著認為是真的能見，你去問問：你能見，能見的是誰？能見是眼，哪一個人不執著眼能見？眼是不是真的能見？這裡頭很有問題，深入一追究，問題就出來了；如果不追究，含含糊糊的好像是有這麼回事情。色塵真的是我們所見嗎？真有這個東西嗎？這裡面有許多的問題。

從唯識上來說，我們眼見色，唯識是不講第一義，這講的是第二義，單單講見色，我們眼是不是真的見色？沒有。眼根就像照相機的鏡頭一樣，是把外面的色相照在裡面，由於眼識造成一個相、一個畫面，這個畫面跟外面的畫面完全一樣。諸位曉得，眼識是不分別的，我們讀唯識，曉得前五識也有相應的心所，更有相應的煩惱心所。實際上前五識哪裡會有相應的心所？唯識學裡頭說得很清楚，這些相應心所是被拐帶的，被第六識、第七識連帶而生，不像第六、第七的心所是直接的，前五識它的心所起作用是被牽連的。能夠分別一切色相是第六識，不是眼識，所以眼識只有了別，而沒有分別，分別色相的好醜、善惡是第六意識。第六意識是不是分別我們外面色相？沒有。第六意識就好像現在的無線電傳播一樣，將眼識的畫面傳播到第六識，於是第六識又起了個相分。你們讀過唯識的就曉得，心心所都有四分，各有各的見分，各有各的相分。第六意識把畫面傳過去，貪心所這個畫面每個心所都接觸，但是哪個心所會跟它起作用，這個心所它的力量就特別強，就是它貪愛了。貪愛，你們曉得，二十六個煩惱裡面貪心所貪愛，貪心所於是又從第六意識的畫面接收過去，它自己又造出一個畫面。你要是真正懂這個道理，與外面境界簡直不相干，簡直叫胡鬧！所以佛給我們說，迷惑顛倒。眼色處情形是這樣的，下面五處都是一樣，沒有一樣是例外。唯識說得精細，把這些詳細情形一樣一樣給我們仔細說明。但是在楞嚴會上，就不是那樣的細說，因為《楞嚴經》在佛法裡面它是一部相當高深也是重要的一部經典，它不是屬於初學的。譬如唯識裡面《百法明門》那是初學，在初學的時候已經把這些事情跟你講清楚，所以在這些經典裡頭不必要再那麼詳細的說明，一提大家都曉得。

這是叫我們認識見色聞聲以及心裡起種種感受，實際上這些情

狀、過程是非常的複雜。這還沒有說到體性，如果說到體性完全是虛妄的，所以大經裡面常常把這些現象比作空花、比作燈上的圓影。《金剛經》上佛說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是拿這個東西來做比喻。一切有為法是哪些？世出世間一切法可以說都是有為法。如果諸位要是讀百法，百法前面九十四種都是有為法，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不相應行法全是有為法。佛說有為法皆是夢幻泡影，不是實在的，何止二處虛妄，這九十四處統統是虛妄的。『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』，我們要是執著因緣，因緣裡頭找不到；執著自然，自然裡頭也沒有，這是說明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

但是諸位要曉得，虛妄之相從哪裡來的？是從真性當中來的。妄是依真起的，迷是依悟起的，正如同《起信論》裡面講不覺是依覺而起的，這要很細心去體會。因為妄是依真而起，所以就相上來說它是虛妄的，就性上來說它是真實的，所以在一乘教義裡面給我們講真妄不二、性相一如。如果對這個意思我們一下還不容易會通，實際上從夢幻泡影的比喻也能夠想得到。古人還有個比喻比較淺顯，容易體會，所謂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把金比作真性，把金器比作妄相。我們用黃金可以造成千成萬不相同的樣子，做出很多花樣來，花樣是隨時可以變化的，所以這些花樣是虛妄的，但是金是真實的。這個比喻沒有法子比到恰到好處，只能比個彷彿，希望從這個彷彿的意思，諸位能夠悟入實相。

說到性相不二，我們用唯識的話來講就很容易明瞭，見分、相分是同出於自證分，在此地我們講的色相是指相分，眼見是講見分，見相都是從自證分出生的，可見得見相同源，同是一體。經上常講理智一如，如如理與如如智是一不是二，所以才說明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。佛在前面跟我們說過，在綱領上給我們提過「俱無處所」，這總綱上有這麼一句話，在此地又給我們說出「二處虛妄

」，我們要從這些言語文字當中去體會妙真如性。佛這個說法，是用一種所謂烘雲托月的方法來顯示出來，言外有音，言外有意思我們要能夠體會，這個意思就是叫我們體會妙真如性。諸位再看下面第二段，第二段講的是耳聲處，我們的耳根，它起作用的對象是聲塵。

【阿難。汝更聽此祇陀園中。食辦擊鼓。眾集撞鐘。鐘鼓音聲前後相續。】

佛叫著阿難給他說，說法的前提都是眼前的境界。『祇陀園』，就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「祇樹給孤獨園」，佛在這個地方講過很多重要的經論，這個地方今天也是佛教的聖地。在當年佛在世的時候，可以說這個精舍是有相當的規模。因為跟佛在一起的這些常隨眾，就是常隨的學生，佛到哪裡他們就跟到那裡，都不散的，這些人在經典裡面所說的就有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所以有這樣大的一個團體。可是在當時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是乞食制度，所以精舍只是住宿、講經的地方。每天吃飯都要到舍衛大城去托鉢，這在《楞嚴經》前面跟諸位講過，是托鉢的制度。一直到今天，南洋小乘佛法依然是行托鉢制度，日中一食，是行托鉢制度。但是托鉢，諸位要記住，絕不是在外面人家供養的飯，一面走著一面吃，不是的，那人家看這出家人也沒有威儀，人家也瞧不起。托著這一鉢飯，還要回到精舍裡面來吃，不是一面走著一面吃。諸位想想，祇園精舍到舍衛大城，經典裡說有三、四里的路程，這一個往返至少要一個小時，每天這樣的托鉢。大眾在一塊吃的時候，『擊鼓』，一同進食，僧團裡面生活是有規律的。『眾集撞鐘』，集眾都是講經、上課的時候敲鐘。敲鐘是上課的信號，擊鼓是大家在一塊用齋的信號，就是吃午飯的信號。

我們曉得佛陀在世，他的事業就是教學，經裡面常說講經三百

餘會、說法四十九年，所以佛教我們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諸位要是認為佛教是個宗教，那你是一開頭就錯了，這一錯就錯到底，佛教不是宗教。宗教有沒有？有，當時在印度九十六種外道，宗教是外道。佛教傳到中國來，我們中國人也沒有把它看作宗教。而我們今天一學佛，佛教是屬於宗教，所以你不能開悟，為什麼？一開頭你就錯了。佛教是什麼？你從佛教的宗旨上來說，它的宗旨是破迷開悟、離苦得樂。所以佛陀在世的時候一生是教學，與我們中國孔子差不多，而只是說教學的內容方面有點差別，他的精神、他的方法可以說沒有差別，實在是最偉大的教育家。孔子教學的範圍侷限在一世，就是我們一生，始從胎教一直到老死，慎終追遠，這是孔子的教學。而佛的教學比這個範圍要大，佛法裡面所講的不止這一世，它講過去世、講未來世，我們可以說佛陀的教學是三世的教育，孔子的教學是一世的教育。他們兩個相同的、相通的所在很多很多，諸位如果細細的去觀察，你就能夠了解。這是我們首先要認識清楚，我們絕不是在這裡學宗教。因此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學佛，學佛是接受教育，你不能說宗教徒就不接受教育，哪有這個話？沒有這個話。不接受教育怎麼能開智慧？這是我們首先要把它認識清楚的。

佛門裡面的一切設施，要拿今天的術語來說就是教具，教具是幫助教學的。佛的大殿就是當年的講堂，佛不在世了，我們還建大殿，我們塑一尊佛像供在當中，如同老師當年在世的時候一樣。佛像，我們把他當作神去看待那就錯了，大錯特錯。佛門裡面的稱呼，我們稱釋迦牟尼佛稱本師，自稱為三寶弟子。師、弟子，拿今天來講，就是老師、學生，所以我們跟佛的關係是師生的關係，這一定要搞清楚。我們對於佛像的禮拜，這是表示尊師重道，跟一般宗教徒拜神，意思完全不相同。宗教徒拜神是祈求著神賜福給他、祈

求神保佑他，我們不是的，我們是對於老師的尊重，對於道業的重視，這是一層意思。第二層意思是見賢思齊，佛是個道德、學問、智慧都圓滿的人，這是我們的榜樣，他成佛了，有這樣大的成就，我們希望在這一生當中也要像他同樣有成就，這個意義很深！所以佛門裡面塑造的佛菩薩形像，是教我們供養，不是教我們當神看待。佛法裡面沒有迷信，佛是聖人、菩薩是賢人，菩薩是我們早期的學長。像我們現在建孔廟，當中是大成至聖先師，就好比是佛陀；旁邊供的有七十二位賢人，那是菩薩、那是佛的弟子。我們今天也是佛的弟子，那我們是先後同一個老師，這是前後期的學長，我們跟菩薩是這樣的關係。

在我們中國所提倡的四大菩薩，這四大菩薩就代表佛法的四大綱領，好比一個大學四個學院一樣，這一個菩薩就代表著一個學院，就是這麼個意思。這四大菩薩教學的宗旨，地藏菩薩教我們尊師重道，教我們孝順父母；觀世音菩薩教我們慈悲一切，教我們要救度一切眾生；文殊菩薩教我們智慧；普賢菩薩教我們心行要平等、要普遍。這四大菩薩就代表大乘佛法的四大綱領，我們塑造這些菩薩的形像，無非就是啟發這個意思。我們見了地藏菩薩，就要曉得我要孝順父母、要尊敬師長；見到觀音菩薩，我要大慈大悲，一切眾生有苦有難的時候我們要盡心盡力去幫助他解決。這樣一來，你自己就是地藏、就是觀音、就是文殊普賢，修學圓滿就叫成佛。所以佛門裡面塑造的這些形像是表法的，決定不是神像。但是在今天，確實一些宗教的思想混進佛門來，使佛門帶著有濃厚的宗教色彩。今天人家說佛教是宗教，我們也沒法子否認，為什麼？你看看一般寺廟它是宗教，它確實把佛菩薩當作神明去膜拜，向這些泥塑木雕的佛像去求福，這叫迷信。

佛法的本意是破迷開悟的，不是叫我們去迷信，所以佛法剛剛



傳到中國來的時候，它所做的工作是教育工作、教學的工作。我們從歷史的淵源去看，佛教教學的機構稱為寺，今天寺廟連在一起，寺就是廟、廟就是寺，這是糟透了，廟是宗教，是跟鬼神打交道的場合那叫廟，寺本來是政府辦公的機關。諸位要是讀歷史你就明白，佛教是從漢朝時候傳到中國來，漢朝的制度，帝王直屬辦事的機關就叫做寺，直屬於皇帝的。我們中國確實自古以來，差不多就是君權與相權都分得很清楚，首相底下辦事的機關，好像現在行政院底下設的叫部，所以從前有六部，部的長官我們現在叫部長，從前叫尚書。直屬於皇帝辦事的機關叫寺，寺的長官叫卿，那個時候有九寺，所以有九卿。最初竺法蘭、摩騰這兩位尊者，我們中國皇帝派了特使把他們請到中國來，就是由鴻臚寺接待他們。鴻臚寺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，在過去辦外交，外交的權是歸皇帝的，宰相底下沒有外交部。所以鴻臚卿就是外交部長，由鴻臚寺來招待。

以後我們這個皇帝一高興了，不放他走，讓他們永久住在我們中國教學。外交部不能專門招待他們，怎麼辦？另外再建個一寺，於是皇帝底下九個寺就變成十個寺。這個寺的名字叫白馬寺。我們中國人厚道，白馬馱經像來，也不能忘掉牠，所以這個寺就起個名字叫白馬寺。於是摩騰、竺法蘭尊者就長住中國，這是佛教的起源。白馬寺辦的第一樁大事就是翻譯經典，就像我們現在國立編譯館一樣，翻譯經典、講解佛學、指導修行，做這個工作，純粹是教學的工作。從此以後國家就大量的譯經。所以它是學術，不是廟，與這些鬼神一絲毫的關係都沒有。很不幸的，現在的佛教可以說是完全變質了，佛教怎麼能不衰？看到今天好像佛教挺盛，實際上佛教衰到極處。為什麼？變質。它今天怎麼樣盛，它變成宗教了，已經不是學術。在從前佛教是學術，應當說是佛陀教育，這是對的，或者講佛陀的教學，也可以講得通，決定不是宗教。今天，你信什麼

教？我信「佛教」，這無意當中自己就承認佛教是宗教，這就是講的在學佛一開頭就錯了，這一錯就錯到底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這個錯誤觀念之下，佛教怎麼能復興？今天就是連我們政府也疏忽，把寺跟廟聯合在一起稱。如果佛教徒要是覺悟的話，應該提出來抗議，為什麼？寺不是廟，性質完全不相同。

我們讀到這些經文很感慨，你看看當年佛教是什麼樣子？佛陀在世的時候每天是二時講經，這個二時是現在的八個小時。印度的時，計算的時間單位，它是一晝夜分六時，晝三時、夜三時。中國在過去是分為十二個時，子丑寅卯十二時，印度時比我們的時大一倍。我們現在用的時是西洋的時，所以我們稱為小時，小時是從哪來的？比我們中國時小。但是印度時比我們中國大，所以它的二時就是現在的八小時，就跟學校差不多，一天八小時講經。除這個之外，同學與同學之間還有互相討論，特別是印度人辯論的風氣很盛，所以我們三藏經典裡面有許多論藏，論藏是什麼？論藏都是些辯論的記錄。所以經多半是佛說的，論多半是菩薩說的，就是當時這些佛弟子，他們闡揚佛經典當中的義趣，互相在辯論，愈辯愈明白，使我們初學的人愈容易理解，等於說是小組討論會的記錄。

純粹是學術機構，我們學佛的人首先要認清這點。宗教你信也好、不信也好，沒有什麼大關係，教育一定要學。我們說一個人要是沒受過教育，大家聽到好像是種很可恥的話；接受高等教育，是非常榮耀的事情。宗教我們信不信，實在講沒有關係，那些鬼神，我們願意跟他往來就往來，不願意往來就不往來，在我們整個生活當中因為它不是必要的。可是教育這是必要的，特別是佛陀的教育，這是真正的智慧，是真實、究竟、徹底明達世出世間一切事理的真實相，所以它是智慧的教育、智慧的教學。我們可以說小乘佛法裡面還帶著有少許宗教的色彩，大乘佛法裡面決定沒有，特別是一

乘法裡頭一絲毫宗教色彩都不帶，這就是在佛法教學過程當中愈是高級愈純。諸位要是把佛法的根本意思認識清楚，我們讀到經典，與那些宗教經典不相同，這是佛陀的教科書，你就可以把它看作教科書，不像一般宗教的經典。所以佛法是允許你討論的，允許你提出問題來辨別的，而不像其他的宗教裡面，某個問題不能解決，「神這樣說的，神說的就不能反對」。佛法不是如此，佛所說的你也可以提出問題來辯論，所以佛法的教學是民主的，它不專制，而且鼓勵辯論、鼓勵提問題。當年印度這種風氣非常之盛，我們玄奘大師就曾經開過一次著名的辯論大會。

這段文字，我們在前面一段看到，「色生眼見，眼生色相」，有這個句子。此地說「聲來耳邊，耳往聲處」，到底是聲入我們耳朵裡面來了，還是我們的耳識跑到聲音的所在那裡去了？這是佛講這一段意思的時候先給我們立的前提。

【於意云何。此等為是聲來耳邊。耳往聲處。】

『耳』是說耳識，『聲』是講聲塵。這個現象確實是有，我們也一天到晚來聞聲，在講堂我在這裡說、你們在那裡聽，你們有沒有想到，是你的耳識到我音聲這裡來的，還是我的音聲跑到你的耳朵進去了？仔細一研究，處處都是問題，把這些問題都搞清楚了，你智慧才開。如果一天到晚懵懵懂懂，我什麼問題也沒有，你就永遠開不了智慧。佛門常說「小疑則小悟，大疑則大悟」，你不疑就不悟。宗教不許你懷疑，佛法是希望你懷疑，你不疑就不能追根究柢，事情就搞不清楚，事實的真相你就不能夠通達。所以講經，我再給諸位說，如果佛陀當年講經像我們這個講法，你們想一想，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能講幾部經？我們今天所翻譯的經典，釋迦牟尼佛當年那些經典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。

我們現在在這裡講經是註解，註解裡頭再註解。佛當年講經就

是經文，你現在照這個經文念，就是佛當年所講，一天講八個小時。真有那麼多人來記錄，記錄成這樣豐富的著作，我們講古今中外哪個人的著作有釋迦牟尼佛的多？我們今天講的這是註解之註解，這個講法對大家有沒有好處？給諸位說，只能夠說對初學有點幫助，實際上教學上來講，這是錯誤的。所以今天講經，那真是過去李老師所講的，只是宣傳而已，不是教學。教學不是這個講法，教學是講綱領來討論問題，每一章、每一節裡面我們提出問題來辯論，這才是教學。不是一句一句給你講解，不是一個字一個字講的，那要費多少時間！所以教學，是老師教學生學，教給他方法、教給他原則，叫他去學，老師在旁邊看著。諸位要是讀《學記》，你也會了解，《學記》裡面所講的教學，老師很輕鬆，學生很苦。

譬如你要是學《楞嚴經》，我們指定在這星期一個半小時的這堂課當中，我們研究的科目是十二處。十二處裡面一共有六節經文，這一個半小時我們的進度就是這個科目，經文你自己去念，再提供你幾種註解去研究。到了課堂裡面，學生先把這一科的經文大意要說出來，宗旨要說出來，然後再提出問題來研究討論。老師做什麼事情？老師充其量到最後給學生們做個結論、做個講評，這一堂課就結束了。學習的人至少在這一個科目、這一節經文，他要用一個禮拜的時間去預備，去找參考資料，這樣的學習才能夠收到真實的利益。聽講，老師不負責任的，這叫講學，講學老師辛苦，學生很安逸，坐在那裡不動，愛聽就聽，不愛聽也可以打打瞌睡、也可以打打妄想，學生很舒服。教學的時候老師很輕鬆、很舒服，老師也可以在底下打打瞌睡，學生苦！如果學生學習，完全路子都很正確、沒有錯，老師再點點頭，可以了，他的一堂課就說三個字「可以了」，就行了。要是哪個地方還不行的，老師指導指導，講幾句話批評批評，叫你們改正過來就行，教學輕鬆。

佛在此地提出問題來，像這些地方我們得常常想一想，如果我們要是作老師、作佛的地位，我們來教學生，我們會不會想到這個問題？我們要是跟人家講十二處，講到耳聲處，我們能不能想得出提這個題目來研究討論？這就要看智慧。你在《楞嚴經》裡處處去看，他提出這個問題確實不是普通人能夠想像得到的，佛提出來的問題，阿難所提出來的問題，都非常的巧妙。譬如前面講的七處徵心，心在哪個地方？阿難能想到七個地方，我們有沒有辦法想到七個地方？我們如果問，心在哪裡？「心在這裡」，我們想不到七個地方，他能想到七個地方，不簡單！我們今天看起經來好像很容易，你仔細想一想，人家提出這個問題，不簡單，而佛解答得更妙。從這一問一答，自己要會到自己心裡面來，如果當時我是佛，或者我是阿難，我們怎麼應付？我們是怎麼個狀況？再看看別人，不能不佩服。這一段意思與前面一節的格局是相同的，前面一節你要是明白，這一節看起來就很輕鬆，經文一念意思就曉得。

耳識對著鐘鼓的音聲，假如我們的耳識果然是跑到鐘鼓，這兩種聲音佛舉的例子都很巧妙，一個是敲鐘，一個是擊鼓。如果是同時又有鐘、又有鼓，我們的耳識，如果說跑到鐘的那個地方去，鐘聲聽到了，鼓那個地方沒有耳識，那裡敲鼓就不應該聽到；如果說耳識說跑到敲鼓的地方，那敲鐘你不應該聽到。或者你又起了個念頭，「我有兩個耳朵，一個跑到鐘那裡去、一個跑到鼓那裡去，我兩邊都聽到」，這也可以試驗，你把耳朵塞一個，用一個耳朵來聽，鐘鼓都聽到了，你這一個耳朵到底跑到哪裡去？這就說明什麼？你耳識聞聲塵，決定不是耳跑到聲那裡去，這個前提不能成立。再看第二個，是不是聲跑到我們耳裡面來？聲如果跑到我們的耳裡面來，也有過失。聲如果到我們的耳來，跟我們同時站在一起的人，入了我的耳，就不應該入他的耳，為什麼別人也能聞到音聲？今天

學術可以說比以往要進步得多，我們可以從物理上來探討。但是佛法在此地不是給你講物理，是跟你講心理，它是叫你覺妄，唯有覺妄之後才能夠證真。

所以聲塵生滅，動靜皆空，聲塵不到耳根，耳根也不往聲處；換句話說，彼此沒有往來，這是事實的真相。了解真實相，你才曉得心境寂滅了不可知、了不可得。可是我們現在畢竟是聞聲，而且是同時俱聞，所謂十方齊擊鼓，我們在一個處所全都能夠聽得到。能聞與所聞，這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？既然沒有出處，彼此不相到，所以佛在經典裡面給我們講，當處湛然，心境俱寂。而我們今天在彼此不相到的處所起了妄想，麻煩在這個地方；換句話說，都不是真實的。為什麼？我們要是以唯識學來說，大家就更容易了解這個境界，我們今天能聞的是耳識、五俱起意識。五俱起，《起信論》裡說得很清楚，阿賴耶的三細相三種、第七識、第六識，這五種，與耳識共同起作用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這是有為法，不是真實的；真實的境界是彼此不相到。有為法正是本經裡面所說的，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」，這才是真實。諸位就是從物理學上來研究，研究到最高的，一定會發現到這個真相，就是當處出生、隨處滅盡。

更深一層來說，那就是即聞即幻，即幻即性。所以在經典裡面才說性音真空、真空性音，在這個境界裡面跟誰來往！可是我們世間人迷了真實相，這個真實相的境界確實有相當的深度。這個經要是乍從此地中間來聽，不太容易懂；如果從前面一直聽下來，那要好多了，因為有許多道理前面都說過。我們凡夫迷失了真相，可以說在音聲門頭錯過了！幾個人能像觀世音菩薩，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，真正善於用耳根當中聞性的是觀音第一；換句話說，他會聽，他一聽音聲就開悟了。我們聽音聲，迷在音聲裡，迷而不悟；人家會聽的，一聽就開悟，是悟而不迷，這個不一樣。所以學

佛的人在此地要用心，我們迷在哪裡？我們錯在哪裡？觀世音菩薩他對在什麼地方？把自己的病根找到，障礙找到，消除病根障礙，我們就跟觀世音菩薩沒有兩樣，我們也會聽了。

這些事情絕不是說經典裡面說，我們沒有見過這個人，實際上在我們中國古代高僧大德裡面，像這樣的人真是不在少數。禪宗六祖這是頂頂大名，是我們中國人，一提起來哪個不曉得！六祖的耳根就會聽，他一聽就開悟。所以他見五祖的時候，第一次見面跟五祖說，惠能心中常生智慧。這個話是真的，為什麼？他見色聞聲都生智慧、都長智慧，他不迷，智慧就是覺。我們今天見色聞聲都生煩惱，為什麼？我們迷，不覺。煩惱是從迷裡面生，智慧是從覺悟裡面生的，覺而不迷他就常生智慧，我們今天是迷而不覺所以常生煩惱，這不相同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